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十六

南菁書院

易圖明辨十

德清胡渭東樵著

象數流弊

本義圖說曰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卽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

震川歸氏易圖論曰夏爲連山商爲歸藏周爲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卽連山而在連山卽歸藏而在歸藏卽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

也後之求之者卽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又曰
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爲伏羲
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爲邵子之易也

按本義卷首列九圖於前而總爲之說所謂天地自然之
易河圖洛書也伏羲之易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
位也文王之易後天八卦次序方位及六十四卦之卦變

也

本義卦變圖朱子爲釋彖傳而作
非康節反對之旨故屬之後天

是皆著爲圖者伏羲

有畫而無辭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孔子作十翼皆遞相發
揮以盡其義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辭者所以明象數之
難明者也而朱子顧以爲三聖人之易專言義理而象數
闕焉是何說與且易之所謂象數著卦焉而已卦主象著

主數二體六畫剛柔雜居者象也大衍五十四營成易者數也經文粲然不待圖而明若朱子所列九圖乃希夷康節劉牧之象數非易之所謂象數也三聖人之言胡爲而及此乎伏羲之世書契未興故有畫而無辭延及中古情僞漸啟憂患滋多故文王繫彖以發明伏羲未盡之意周公又繫爻以發明文王未盡之辭一脈相承若合符節至於孔子紹聞知之統集羣聖之大成論者以爲生民所未有使伏羲文王周公之意而孔子有所不知何以爲孔子旣已知之而別自爲說以求異於伏羲文王周公非述而不作之指也然則伏羲之象得辭而益彰縱令深玩圖書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豈百家

皇清經解卷之二十一
眾技之說所得而竄入其中哉九圖雖妙聽其爲易外別傳勿以冠經首可也

右論四聖之易

宋史隱逸傳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媼乳之是自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自言嘗遇孫君仿麀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搏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搏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有以搏名聞者顯德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畱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術搏對曰陛下爲

四海之王當以致治爲念奈何畱意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旣知其無他術放還所止詔本州長吏歲時存問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搏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經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通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鍊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

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畱搏闕下
數月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蔣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
爲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搏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略
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
峰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
口彌月不散搏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號扶搖子著指元篇八
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箋其
指搏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之搏
已知其意謂休復曰子來非有他蓋欲吾瓢耳呼侍者取以與
之休復大驚以爲神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夜宿雲臺觀搏中夜
呼令趣歸沆未決有頃復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家果中夜母

暴得心痛幾死食頃而愈華陰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
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劒術百餘歲而童顏
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爲神仙皆數來搏齋中人咸異之
錢希白洞微志曰上卽位初鄧州觀察使錢太博若水雍容
文雅亦近世奇士堅乞罷樞務遂拜禮部貳卿充集賢院學
士其日晚余往謁賀諸客退獨相畱後廳同坐因云某初應
舉欲求解遂往華陰謁陳先生通刺後蒙倒屣相迎臨出執
手約後十日卻相訪至期徑往迎入山齋地爐中已先有一
僧擁衲對坐某揖之寒暄之禮亦甚簡傲少年壯氣頗不平
之良久僧熟視某而謂陳曰無此骨法二公皆微笑雖驚其
言而不敢詢問更有他客至乃逡巡先退次日某獨往見陳

且問僧名及言者何事陳曰此卽白閣道者也道行高潔學
通天人至於知人尤爲有神仙之鑒欲勸畱學道中心不決
遂請道者質疑他云見足下非神仙骨法學道亦不能成但
卻得好官能於急流中勇退耳又云他本在太白山累歲方
一到此某再求見終不可得人生萬事知不可以力取

張端義貴

耳集云僧卽
麻衣道者

按希夷老氏之徒也著指元篇言導養還丹之事則其能
養生也可知矣觀賈郭二事及預決亡日則其能知來也
可知矣養生魏伯陽之學也知來管輅郭璞之術也至所
與游者多異人化形之後有異徵則其爲神仙者流又可
知矣先天圖於造化陰陽之妙不無所窺見要之爲道家

之易而非聖人之易其可以亂吾經邪

朱子答蔡季通書曰陰君丹訣見濂溪有詩及之當是此書

雲笈七籤載陰真君傳言陰長生者新野人也師事馬明生受太清金液神丹白日升天臨去著書九篇又陰真君自序曰惟漢延光元年新野山之子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副之名山蓋卽此所謂陰君丹訣也濂溪學本希夷畱心丹道此亦其一證彼之行此而壽考乃喫豬肉而飽者吾人所知蓋不

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之比邪魏書一哥已刻就前日寄來此必寄去矣校得頗精字義音韻皆頗有據依遠勝世俗傳本只欠教外別傳一句耳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曰魏君後漢人篇題蓋做緯書之目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比他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讎正其間尙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

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鄒訢
雙湖胡氏曰鄒訢即公姓名向解者以爲鄒者朱之轉訢者
熹之轉耳後據考異本原有註云按鄒本春秋邾子之國樂
記云天地訢合鄭氏註訢當作熹則
鄒訢二字即朱熹二字他人不解也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曰予頃年經行順昌憩簣簣鋪見
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
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

巳八月七日

時朱子年六十八

再過其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指歲

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閒偶讀此書竝感前事
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歲晚無
消息重歎簣簣壁上詩晦翁

調息箴曰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而

嘘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氤氲開闢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臥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答王子耕書曰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爲務但跏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卽漸見功效矣

按養生知來皆希夷之能事而朱子獨有取於養生者蓋衰年病侵欲藉是以卻之使德業更有所進耳觀鼻端之白歎壁上之詩疑龍鮓之難嘗羨豬肉之易飽所謂寓意於物而不畱意於物也故金丹之訣不惟知之而身欲試之撰參同契考異託名空同道士鄒訢而序啟蒙則曰雲臺眞逸跋道德經則曰雲臺子及其奉祠雲臺也又寄陸

子靜書云熹衰病幸叨祠祿遂爲希夷直下諸孫良以自慶其嚮慕之誠如此此太極真圖所以期於必得也坎離龍虎未必非易中之一義但不可謂易專爲是而作耳

右論陳希夷

宋史道學傳邵雍字堯夫其先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其城雍年二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鑪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尙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其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

才受河圖洛書宓義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諡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

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邵子無名公傳曰朝廷授之官雖不强免亦不强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尙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尙奇事未常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名公之行乎

明道先生誌康節之墓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
惟曾子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
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眾矣況後此千餘
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
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
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大乃
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眾各有所
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
之可謂安且成矣

程氏遺書曰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
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

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地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君實篤厚晦叔謹嚴堯夫放曠又曰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又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閒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弊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
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
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
卻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
說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
庭明道曰顯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
乃許

上蔡語錄曰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祿者至久必差惟堯
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
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